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三

聖學類

重經筵以養聖德疏　　鄭一鵬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能剋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德有此具也恭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緝熙夙成日　御經筵緝熙典學此

夫有為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光明高大不在乎他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所謂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為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惟謹以切于　經筵者二事條陳于左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緣係重　經筵以養　聖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講讀之官莫難於得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也咨詢旁求明揚側陋乃至假夢卜以求之矧近者乎竊見南京吏部尚書今起復羅欽順國子監祭酒今養病章懋翰林院修撰今摘官呂柟道德深純經學縕藉皆負淹乃內重外輕或以京薦而未起或遷謫而

未選正類莫不惜之乞　勅吏部亟加起用俾以舊銜日
侍　經帷俾得盡其論思啓沃之忠其有巧言令色便僻
側媚者願　陛下速斥而遠之無得淆雜類之叢則左右
前後莫非正人書所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旦夕承弼
厥辟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先於論辨臣聞　太祖
時宋濂等講經史或從容　賜坐咨及時事　太宗時楊士
奇等日進　扆前承　顧問還一二數刻始退　孝宗御
經筵偶有疑難曲加延訪吏部尚書王恕嘗於　聖駕過
勞爲言今　經筵講讀數行儀禮而退情意略不相接而
啓輔發之說不亦難哉乞於勸講之際　聖心有所疑者

無恥下問或宮中所看書史聖意有未透徹處即
賜延訪夫治亂存亡備在史書為萬世人君鑒戒今講官
講治不講亂講存不講亡人主何所儆省乎命講官編
文講讀無有隱諱如漢文帝以崇儉守法聽言寬征而治
成哀帝以溺酒色棄忠賢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
儒納諫而興桓靈以錮善類親小人而亡隋煬帝以任刑
罰拒忠諫興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以任德教納忠諫
息營建寬征徭而治玄宗初年任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
則治末年任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大要於一代之中其君
如何而治其君如何而亂一君之中其事如何致治其事

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陳使治亂存亡之迹常關于目儆于心自然知所鑒戒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貴於有恒切見　孝宗皇帝御　經筵至十二月方幾傳免近年率以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日與聖賢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鑒戒企慕之念自生日與賢士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規誨弼直之語時聞即此心而充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　祖宗矣今天時尚未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　便殿溫和去處令講官日逐進講既得以調攝　聖躬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

睿然知陛下好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
循故事崇虛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
之之謂也

豫戒遊逸以謹君德疏　　湛若水

臣久以險難退廢山澤恭遇　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野之中置諸勸講之列臣勸講官進講之時　聖容淵穆　聖聽靜專臣豈勝　聖學緝熙之望邇者以暑月暫輟講事臣切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所儆則存故廢於講學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以不豫戒也孟軻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言人主不可以一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聖狂遠矣乃係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之事禁之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壞也難此臣所以日夜

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遊慢遊則暴虐暴虐則朋淫而殄厥世也夫殄世極矣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可不察心哉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王之無逸其繼嗣王生則逸故享年有永有不永繼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不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恤是念則觀逸遊田之事興觀逸遊田之事興則耽樂之心勝故

下絕於民上逆乎天也夫天民違矣其弗訓弗順乃生於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臣謂　陛下今雖未御　經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心蓋不可以寒暑間者臣願　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為本以溫習尋求為業以敬親輔天為職分以勤政親賢為急務凝脂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斯於　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為禁止舊德老臣如大學士楊廷和蔣冕[illegible][illegible]望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　賜召問以興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以取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內則有侍從之

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寒之戒導克
念之訓存儆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
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於以經義輔聖學以德業裨
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實區區
之心伏乞　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省坐隅為
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之願

乞重天命以興聖治疏　何孟春

臣聞　國運常興天命攸眷　帝心簡在衆誠所歸　陛下興聖於南維配天於北極　藩邸之號表於徵兆莫之為而為曆數之傳形於誕敷莫之致而致　陛下應符而出躬受天命蓋自知所重戢祚以來心存聖治固宜思所以興之矣臣限守炎荒遠聽魏闕草茅耿耿不勝至愚竊伏私計今當數月在廷羣臣自元老以至庶寮幸際清明共圖傾竭事之是非政之得失官之臧否民之休戚罔不畢陳法令之斟酌紀綱之董正人才之進退威福之派布弊革害除壅袪滯滌忠明伎白賞信罰必維其時矣

臣愚竊計今日群臣之所陳者心有萬慮口有萬言萬慮至深萬言至富其條件不可勝計其科名各有指及臣外遠莫由與聞然大較知其所願惟在 陛下修德勤政始終不間而已修德者勤政之本勤政者修德之發修德勤政非有二事所謂修德者宋呂公著告其君曰人主即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莫先於學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以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始終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傅說之告高宗不過如此揚雄

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皆汲汲於學後世繼體守成之主生而驕逸忘其祖宗創業之艱難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於酒或盤於遊畋或窮奢極侈小而喪身大而亡國皆由不能以學修德故也夫學以修德而政事由此立焉是修德者勤政之本也所謂勤政者司馬光告其君曰人主初即位正四海延頸企踵屬望之時若深執謙遜端拱不言群臣奏事不加處斷中外之情能無鬱悒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志不可慢時不可失不凹

視反聽無以新隆平之基不改絃易轍無以拯頹靡之勢
今近而畿甸遠而海隅之民注想維新如饑如渴須亟有
以慰之百凡執事中君子小人情各不同窺測深淺相為
勝負事又有當蚤慮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
仕勿罔君子言人主勤政無有遠近幽深悉知其事物如
此而後能治天下若有行弗躬有事弗親雖有盛德民何
取信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察以盡其物則小人得以勿
罔君子矣庶民弗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
人矣不能知人何以求治人主不患無高世之資而患無
求治之意不患無求治之意而患無好學之實修德在於

其要求治在於勤政是勤政者修德之發也欲進是治
也亦惟在乎知人與急親賢而已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
天下治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
己憂古之帝王先務為急程頤告其君曰人主大率一日
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
質變化德性成就商之高宗舊勞於外及為天子不敢荒
寧享國長久為後王法周之成王年十有三而即帝位起
居言動必謹後世守成之主莫有及焉高宗學於甘盤而
傳說為之相成王以召公為之保周公為之師故其德昌
隆而政休美　陛下起自外藩如商高宗春秋鼎盛如周

成王在朝士大夫素未相接　文華講學當選天下碩儒於今方始既深居　九重遠於萬里若復顒卬淵默日益嚴重則自賢自聖上之乏涵養薰陶之功下之無周旋輔導之助外之幽僻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臣愚伏望　陛下追法帝王舊典紹復　祖宗故事未明求衣辨色視朝日　御經筵無分寒暑或退朝便殿推擇二三大臣及諸侍從更召迭進與之從容辯議古今治體人間情偽使各盡其胸臆所懷至於文武班寮凡有職業應進見者亦必命之使前降以溫顏假以長晷親加詢訪委曲詳悉使下情上通無所壅

激又得知其人志趣所向器資所任而加銓定焉其有經術通明有守不退兆磊淳茂者叉之上及諸博通今古史傳智謀超卓可以參 廟謨斷國論者 陛下當之優游引之禁近使得盡意討論以備朝夕召見紬繹顧問然勿責以務俾紬繹有道嚴爲行之儲毋遂於 朝毋遺於野勿雜用所言經筵既罷當留二人自日夜則一人直宿禁林非時宣召資其啓沃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輪直則羣臣間將皆有一言可裨時政將皆有一器可答君恩將皆得分 陛下憂勤之寄將皆得副 朝廷委用之誠不敢偷安荷祿養望得遂而 陛下得開益聰

明漸磨道義為商高宗中興殷世為周成王專美姬室德不期修勤而自勤矣或曰　陛下昉臨大寶一日二日萬幾晝既研覽書史夜則省覽章疏究隱微於未形極思慮之不到而又欲與大臣從官延訪酬對日昃夜分猶將弗給恐非順養神明之道竊以為不然為國有體勤政有要政有本末事有細鉅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不能見目睫舉其綱則萬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　陛下誠修德勤政知人而親賢臣下之賢者登之不肖者斥之其材能之堪其事者就任使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也先得其體要先得其本與鉅者自然躬不勞而日有暇於

講學矣若夫簿書煩冗文法深密散彙金穀割析毫釐乃
百官庶寮之所司　大明會典內開載　列聖累朝品式
格例甚悉　陛下遇有以此言此事陳者第令各該衙門
檢括看詳斟酌得當取決施行雖勿留意蓋無不可古人
云習與智長化與心誠又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為
可為於可為之時正賴今日臣所謂重　天命以興　聖
治不越乎是惟　陛下裁察臣無任瞻戀拳拳之至

法祖類

張翀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脈疏

臣聞十古道二帝所以聖識用文王成王所以賢伏惟我

皇上英資神斷冠絕古今登極以來夙夜憂勤不憚興革思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盛海內臣工皆有以仰窺

陛下遹遵祖宗之盛心矣能議御史何孟春及科道等官徐文華汪淵盧瓊楊鈴王秀等各題欵將各處腹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以靖地方節奉 欽依或推廣節老成的去或查照舊行或謂與守臣是舊制或謂這所言與成法有違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揆 聖意非謂

鎮守內臣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
人交譖合謀皆曰此 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
陛下亦曰此 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蹇誼輩非
不以為異不知所膠固者 景皇帝之弊法而非我 太
祖 太宗之貽謀也夫 太祖之時內官不得與外事諸
司與內官諸文移不得往來其為檢柅之法不可尚已永
樂初我 太宗皇帝乃命三四內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
西等處蓋專為提備邊檄譏察非常而設在於腹裏地方
或遇有事其鎮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之武臣或以尚
書侍郎少卿之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回京所以為萬世計

者蓋已不遺餘力矣及正統之末權閹誤國遂致我 英
宗[illegible]漠北之征 景皇帝以郕王監國 尋據大位天
步艱難所在盜賊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始
命薦以內官出鎮守分文職以巡撫之名隨 該山東右
布政使裴綸奏稱山東爲畿輔之邦勅遣內官唐庶鎮守
其地緣山東雖同邊徼見有右都御史洪英在彼巡撫督
同都布按三司帶管操練軍士保固城池乞勅從長計議
凡非邊境有巡撫官員去處一體取回庶內臣無輕出之
勞有司免供億之擾景泰元年十月十九日奉 景皇帝
聖旨內臣近例近家人去年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

此每布政司差一箇人鎮守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如今這厮不知主何意擅要取回好生無理都察院便行文書去着他從實回將話來但飾詞拾摭不饒又該刑科都給事中林聰等題稱也先雖悔過而稱臣群盜雖畏威而斂迹然狼子野心情偽難保未可遽以為安而即罷巡撫鎮守之任今裴綸因見瘡痍甫定輙要將内臣取回獨當大臣巡撫　皇上不即加誅令其回話但恐跟隨人等中間捏名目嚇索供應生事害人者難保必無伏望特賜戒飭俾之謹守法度嚴加約束其鎮守官員候軍安民安之日另行處置　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題奉　景皇帝

聖旨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內外官員各處巡撫鎮
守拊揗他每着安生樂業如今也有不才的縱容跟隨人
科害軍民在之都察院便行文書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
官體訪果有此等之人應拿問的便拿問照例發落應奏
請的奏來處置夫由前之旨觀之始與縱虎出柙操挺殺
人者無異由後之旨觀之是知兒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
徐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善守 祖宗之法者
固未有不計天下之利害不惜事體之是非輕徇左右率
意自遂如 景皇帝之舉動者也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
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成無復忌憚其前項內臣

國無可平之期矣及我 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石亨恃寵招權獨留此弊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為故常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成祖文皇帝轉戰五載弘靜萬邦其艱難險阻蓋已備嘗而所以為 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臣有益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 太祖 太宗當先為之矣而又何假於 景皇帝之手耶臣嘗伏讀天順元年我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郕王杜絕諫諍失德良多之語綸音數頒天下後世所共聞知則英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之指揮偏頗謬戾正

無足法者茲固含我　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好
景皇帝之法乃謂祭已持久不復改為不亦非外之甚耶
夫　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着他
來說其言似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宸濠
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世寧也反狀已
蠍戕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
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於京師臨時反為其心腹則
所謂有事未說之云其果足恃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
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懷觀望以孤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
臣之設不惟[illegible]無名而適以為奸雄之資固思民之所

未解者也頃來各處鎮守內臣革面革心不敢作惡臣固知 陛下聖智神武以大馭用人羈縻銜勒無復狂逸奔踶之慮然縛鷙奇之腹而散其不飡鷙鶻之口而使之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於一時而難保於他日此愚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為狂瞽之言也夫漢高畫一之法變於孝武而復於昭宣然後有吏稱民安之效宋室忠厚之規變於神宗而復於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功今日承 先朝大壞極敝之餘所征黔黎困窮已極重以災異迭出邊徼交馳此正 陛下痛革弊政以迓天休扶植凋瘵以培國脈之日也伏望 仰思 太祖 太宗盛志之

良俯察 景皇帝立法之弊及檢會前後臣僚紛紛不已之論 勅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鎮守內臣逐一查革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舊他日書之史册曰革守鎮內臣自 陛下始益真足以追配二帝而掩迹成王矣顧不偉歟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為 陛下左右所不喜然失今不言為國家異日之遺恨愚臣負國之罪將無所逃矣

陳　聖制以裨至治疏　　霍韜 學士

竊見魏相在漢屢陳先朝故事以裨時政宣帝悉舉行焉漢治興隆蓋嗣世賢君恒法式　祖宗而嗣世人臣恒率由舊章也惟奸臣暗君乃陰壞成憲且凡創業之君其立其[illegible][illegible]為慮甚遠其洞察物情也甚精惟其立法也精故律下甚嚴惟其律下也嚴故臣下多不便故雖不敢顯毁舊典而陰壞暗廢日消月磨　祖宗綱紀遂蕩焉無存不幸奸臣淺智用事當權遂敢肆恣無忌號於人曰　祖宗之法乃草昧之初權宜之制也非治平之時所宜用也此言出而天下惑矣真謂　祖宗誠不足法矣故

凡暗廢　祖宗之法者皆亂臣賊子之渠也且漢高帝御我焉定天下凡五年在位十二年謂庶事草創猶可言也自今觀之漢之嗣君規模器局卒莫有過高帝者則漢人輕議祖宗者罪已不可赦矣矧我　太祖皇帝以二十餘年勤勞乃定天下以三十餘年　御極乃定治體凡立法度俱精思累年所以為天下萬世慮者至周備矣惟宣德正統以後遂漸廢壞循至邇年則　太祖之法所存者蓋無幾矣天不復　太祖之法而可以致隆平者臣未之聞也故今有言　太祖之法難行者非愚則奸其遷延推托不肯奉行者即不忠之首也　陛下欲知羣臣忠邪[illegible]

此廷以定之矣　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切於
時政者及近年行令有合　太祖者為例以獻伏望　勑
下該部次第舉行仍查臣所未舉者以漸修復即圖治致
理之大端也

黜紛更率舊章以隆治化疏　劉濂 御史

臣竊伏見　陛下玄默濬哲恭儉仁孝真大有為之主也內外臣工不能仰副　德意奉揚　仁政　陛下好鎮靜而導之以紛更　陛下法　祖宗而蠱之以自用少識治體者未嘗不寒心也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請為　陛下言之在昔守成之君力致太平榮華後世者未始不由法祖宗之舊守蕭一之規傅說聖人也告高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周公告成王無逸七月之篇尤惓惓法祖之意人臣之忠如傅說周公亦止矣嗣王之賢如高宗成王亦已矣聖主賢臣明良都俞舉不越此而今之言事

者輒欲濁亂成法動搖　國是謂之何哉臣嘗原其心矣大率為已謀非忠於　陛下蓋回詭譎者假之以濟私積忿蓄怨者因之以洩怒迂僻固執者則又不達時宜而強為荒遁支離之說以欺世誣人紛紛籍籍殆無寧日　陛下即位於今五六年矣宵衣旰食欲隆唐虞之治天下企踵翹首想望太平之休卒不聞一讜言嘉論裨益新治今日某人建白明日某人建白今日廷臣會議明日廷臣會議此數年之間所以議論紛紜而成功無聞民瘼不瘳而化理愈滯非　陛下之失臣等之罪也昔邵雍聞杜鵑而知變法之禍後神宗卒用王安石以亂天下其先見之知

貽於未萌如此今羣邪彙進憸夫接跡恣放任情肆然無忌 陛下非惟不之罪又從而聽之則小人夫復何所畏憚哉 朝法制經畫於 列聖者惟詳惟備盡善盡美但法既久不能無弊聽其自至而莫為之所則非審時圖治之意然說小人概行動搖何時底定又非 盛世之所宜聞今合無 勅下吏部申明變亂成法之條及姦黨亂政之律布告中外今後敢論時政者先查某事舊規如何今日流弊如何如何可以祛宿弊如何可以復原規於有變亂紛更妄為是明及援引 國初不可行之法與夫 祖宗偶為之事非經懿之典者許該衙門參駁科道官論劾擧

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臣不忠者之戒　陛下亦宜體道謙冲益隆繼述非　祖宗之法言不言非　祖宗之法行不行則臣民幸甚　宗社幸甚

正法守中令式以隆中興盛治疏　洪異

臣聞繼世而治天下不脩　祖宗之法治不可得而致也欲修　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得而脩也治以法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　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撫有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通變宜民旰食宵衣垂三十載仁心美意洋溢於號政令教之中真若精金美玉行諸萬世而無弊者也　聖子神孫期於世守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被群奸扇亂更變不常陵夷至於正德末年壞亂極矣幸而　祖宗功德

之在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　陛下龍飛　潛
邸出繼　離明即位一　詔汛掃姦弊之流恢復　祖宗
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覩青天如循大道天下臣民懽忻
鼓舞皆謂　陛下將大有為而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
矣　即位以來昧爽視　朝孳孳圖治又選用老成人望
布　列庶位三公九卿率多　先朝耆舊練達方正之臣
然而及今三年民困未甦流亡未止災異未息刑罰未清
三論未明　國是未定姦贓滋熾風俗日偷夫以宜治而
久不治者何也臣愚以為　祖宗之法未修也　祖宗立
法之意未明也夫自正統以來　國步多艱奸臣誤　國

舊章或急率意變更樹黨招權巧立名第　祖宗之法非
不招然在也得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職者或無其權妄
增濫設愈改愈多加以　累朝補偏救弊之政屢有轉移
急切漸進之徒只謀近利條格冗雜事例繁多欲便已私
隨意援引一有論駁則曰此　先朝之例也此其人　奏
准之例也以之而惑　聖聽以之而排眾議　陛下將伊
誰適從乎方今天下之事皆未暇悉舉姑以其大者言之
陛下今日之法果皆　祖宗之舊已乎昔年弊政果皆盡
去已乎職任之外別置所司傳奉之徒尚未盡去寧爵之
未修也乎糧非田與民爭利無名之費倍於正供賦役之

未修也下多僭上事徇嗜好一食百金一費巨萬風俗之
未修也軍士驕縱尺籍闒慝鼠耗狗偷儲絕之軍政之
未修也水行陸挽動費千夫過山折乾巧於需索驛傳之
未修也條例淆繁訖懸定主生死出入隨行愛憎刑名之
未修也倖臣第宅僭擬王者名山勝地半入淄流建置之
未修也凡若此者皆天下之所扼腕嘆息而莫之禁也
陛下嘗考諸　太宗之時曾有是乎今之三大臣雖皆
在位然但使之循常供職例以奉　命爲賢此殆孟子所
謂好臣其所教者也雖有不安亦將無以自見况其年皆
六十有奇西山景暮未見將無幾矣　陛下春秋鼎盛政

務偷惰治效未臻者成將盡　朝無人焉誰與共理可不
及此而為先事之圖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
繆牖戶言修政及時也且我　朝自洪武以來百五十年
矣　國祚中微　陛下入承大統實為　中興再造之主
正當及時追復舊章修明　太祖　太宗之業以新天下
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以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為而
不為此臣所以鬱結而長嘆也伏願　陛下不以微臣之
言為不可行而以　祖宗之法為必可復遵選三公九卿
之中有賢良方正識達治体者特加　簡注使之披歷府
縣具盡所見備將今日內外官制職掌倉儲錢糧賦役風

俗禮制軍制驛傳[illegible]之類逐一講擬何者為　祖
宗之法何者非　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何者
行於今而不戾於古何者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繁則刪之
冗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復之務求於理而致於道無避
忌諱毋沮權豪毋以　先朝之所常行者為拘毋以耳目
之所罕聞者為是隨條論列纂成　中興令典進呈　陛
下揭諸御歷日賜睿覽校正每遇　經筵之日復與諸臣
面訂可否務求至當求為不易之規須行中外使各臣工
循此而行若有法外生事　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政出
於一而凡奸巧之徒無由[illegible]而得紊亂　聖聽　陛下亦於[illegible]

幾應者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奸巧之徒所能惑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　太祖　太宗之法寧不復見於今日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顧　陛下留意焉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悚懼之至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孫懋

臣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决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　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承　先朝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聰竊弄威柄　朝政廢弛言路廱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聞或擅改　旨意肆為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務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真偽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釀成禍機壞　祖宗之法莫大於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

使　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　經筵
輟講積有餘年浹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絶形跡疎遠
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內閣莫獲參預六科徒事
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橫行
蓄患邊方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
繼作貽憂　社稷壅蔽之禍茲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捏寫
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
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
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尚賴　皇天眷祐　宗廟
有靈　社稷不致顛危乃眞幸耳茲者伏遇　陛下聰明

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 帝位四方萬國延頸
目瞻望太平今 龍飛御極之初正厲精圖治之始且
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
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 明詔痛革 先朝
弊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為我
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 詔令 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
矣蔑以加矣但臣以為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可憂
伏願 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
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
大小臣工所上章疏 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

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决凡事大論議矛盾者則 勑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如 先朝之為者即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 又竊伏私念 內閣機密重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 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乃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憚則是關防之術尚若濶疎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機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 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 祖訓內閣創置列於大明會典臣愚欲乞 陛下仰遵 聖祖大訓載諸

我 太宗文皇帝故事。勑令內閣專一撰 旨司禮監
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 御寶
將發日 聖旨裁决過事件明白開載五日一次類進揭
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問難 陛下聖意有所予奪亦必
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令執奏不宜徑有傳奉
之制更乞 勑下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 左順
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給其數目送吏部附簿
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沉匿之
姦舉無所容而 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臣忝官
諫諍遭際 聖明一念朴忠粗先有見如此伏望 陛下

脩舉 祖宗久大之業釐正 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
永示弘規追究前日壅蔽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姦邪之人
明降 勅旨處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祖立
政之第一義也伏惟 聖明留神天下幸甚臣干冒
威無任隕越之至

慎守祖宗家法疏　石珤

臣伏覩　御劄及傳諭欲於　世廟告成奉安　神主之後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觀詣　廟所謂臣已同費宏楊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　明旨今早司禮監管傳　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注臣仰窺　聖孝惟欲速從　母后之令耳但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以誤　君父於過舉也臣惟　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　太廟尊嚴上同於天乃　天子對越　神靈之所非時享祫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而況於　后妃乎其曰后妃廟見即今之　奉

先殿是也　聖祖神孫累經參酌行之百五十餘年　列
聖相承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
議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矩方圓
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　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
創始詒謀以垂永久萬世　聖子神孫之大範也有所舉
動遵而行之若為圓者之有規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
毫釐不爽則今日家法即　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治功
即　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觀聽
紛紛之言曰　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　廟有不同任
意詢意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　君之實哉　陛

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謀而合然豈不
自聖尤且法　祖宗之道況一代開創之　興主多少運
思多少歷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我臣
愚以為　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
柔陽陰分定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外女
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宮闈以正　朝廷又曰正
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世事不即
古陰盛抗陽女禍踵作夷狄侵擾羣小得志其患有不可
勝言者以　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為　天地百神生民之
主豈宜輕變　祖宗之法致使　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

入輒入　太廟街門來往坤類行乾之事陰乃冒陽之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雖時縱無後患然亦何可不加之慮哉臣樸鄙之臣輒道無狀固不足言誠恐已為　聖德之慮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狐疑觀聽以成　君父之過以負　天地之恩也伏望　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　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道所有　謁廟儀注速賜停止以成　大孝之德臣民幸甚天下幸甚

儲貳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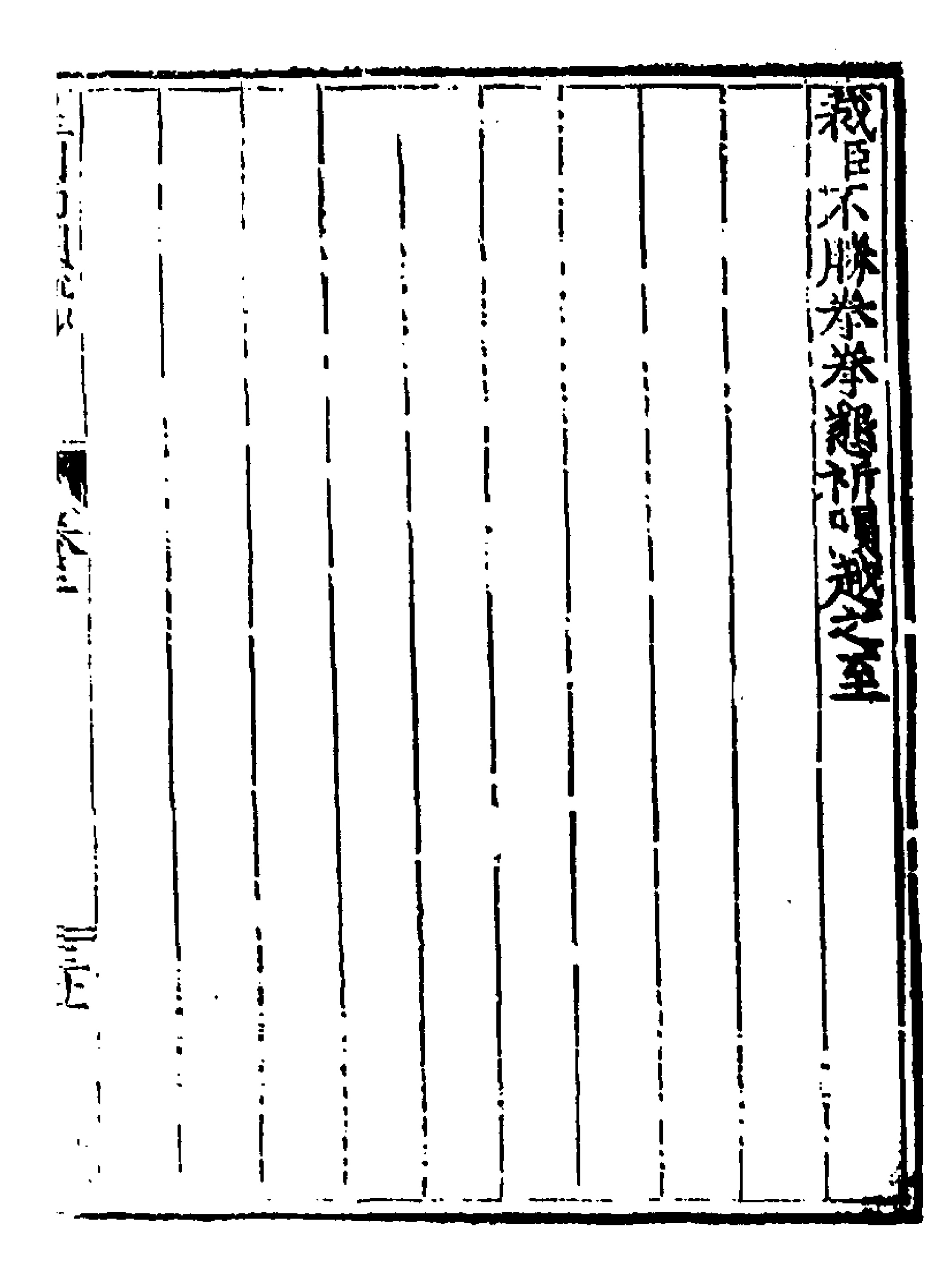
出閣講學以養 聖功疏　周冕御史

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求為建論思以仰裨
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凡庸無遠者大者
雖有縷縷之誠不足瀆 聞臣伏覩嘉靖二十四年春我
皇上渙發綸音欲行 皇太子 裕王 景王冠讀禮
內外臣工不勝欣躍續以禮官不能仰承 德音妄有所
議是以中止臣嘗聞漢儒賈誼保傅篇有曰天下之本係
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
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為定

論蓋古昔王者之教太子也未生則有胎教既生則有保
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則有詩書禮樂之教如拘以文成
之年歲不同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節繁多為言者
又書生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不易之道哉欽惟
皇太子誕生岐嶷之質得於天成以堯繼堯以舜繼舜似
若無待於教也臣切思　皇上天縱之聖龍飛　藩邸人
倫物理罔不周知尤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無
時豫怠刻　皇太子生長　春宮之中隔遠　天顏不得
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
於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所

其懇遠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祈寒暑雨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為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與其日處於深宮孰若 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宦官孰若士大夫之賢與其日逸於休養孰若詩書禮樂之為薰陶此崇以養正之功在今日所不可一日緩者矣且古者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以收其放心及其十有五歲皆入大學以養其德性况 皇太子之年有以過入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時乎然重 太子所以重 宗廟社稷也教 太子所以教天下萬世也然一

日之教則天性之明蚤開一日非獨臣之願也是天下之
至願也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
天下之大　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　皇太子繫之
蚤舉　昭代之儀以隆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
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旦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正言
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恪之人至
於　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以為之擇師傅
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則　聖功可養國本可
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



裁臣不勝拳拳懇祈鳴激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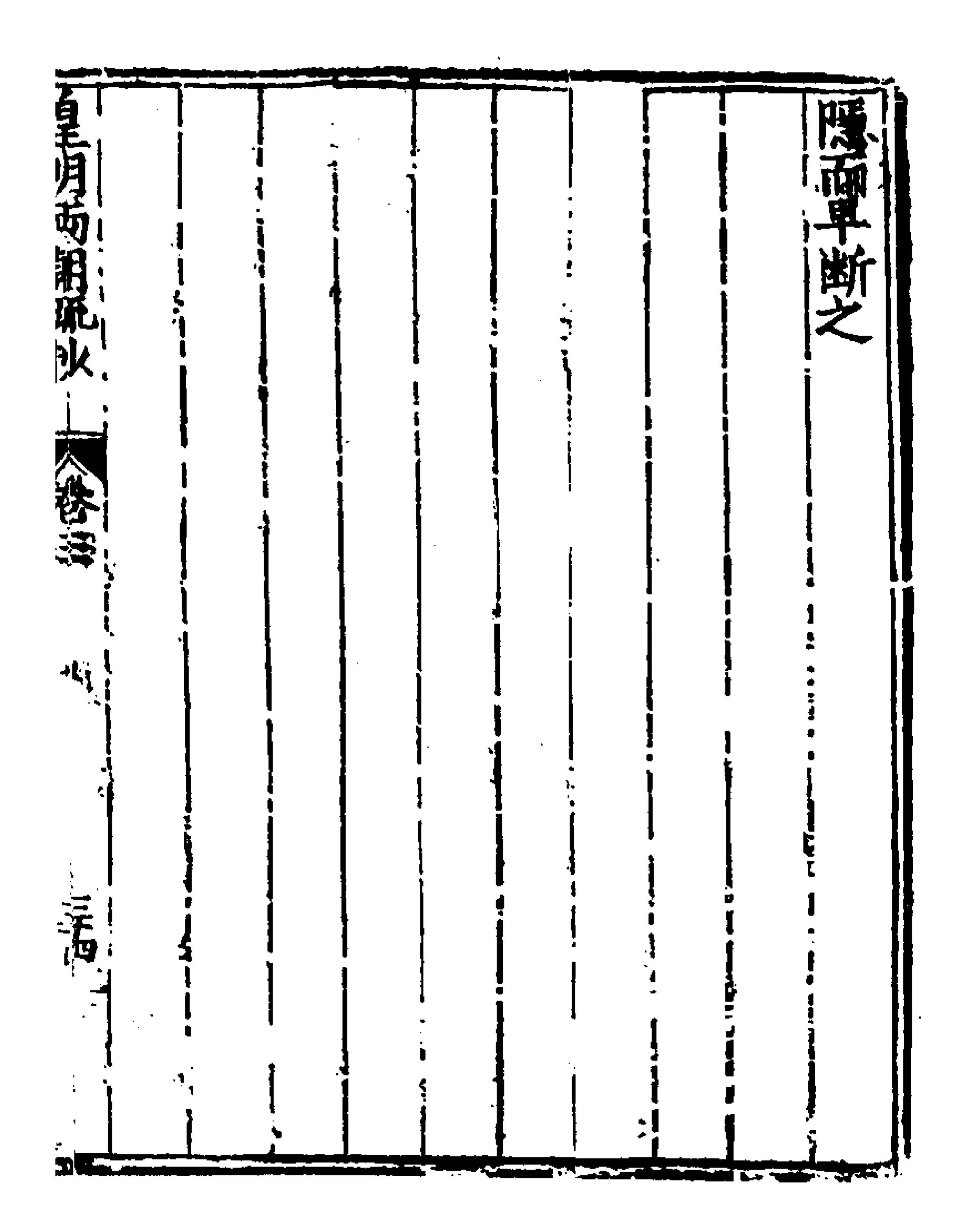
早舉東宮朝儀以備典禮疏　羅洪先

臣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未始不以禮爲防而其禮之行也又皆究微隱以周其慮盡於辨等威防漸弭難節目至纖舉動至暫其關係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蓋所以爲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覩　皇天眷祐　前曜揚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儲宮已出　詔書思四方矣既而慎選宮僚備輔導以隆法制天下欣矣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爲慮至深且遠也獨於令節上變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以　王體未充而又慕以謙抑耶夫人情之不容已者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

荷 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皆出拔置而有知者皆由涵濡而與之生成而又覆被 照臨之恩正思所以報稱而莫之為圖若及聞 儲宮之逮又二年矣使其徒抑法制之隆而未覩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不倦哉臣闇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民與臣殊責至於望 清光樂盛美而慰私願者其心則一而已竊以明年正當天下臣儒朝 覲會試之期而元日又為三始之吉欲乞 聖裁即於是日從 奉天殿大禮既成請 皇太子出御 文華殿受朝賀如儀臣愚是時內自幾甸外達邊鄙上計之吏下及藩戚君長雖題左

祇之普凡奉正朔而來王者皆得瞻附 庠序必自愛以
為朝 覲而且得見吾 君之子也儲生斯土斯說仁義
者莫不矢初服而篤忠貞必且自慶相與謳歌吾 君之
子也是禮雖止於拜稽而實則可以萃群情可以慰衆望
可以昭大義不出 宮禁而闕四海不逾頃刻而垂萬萬
年無疆之休是豈區區節目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 廟
而臨臣民與禮不應臣請嘅於 奉先殿行禮或即代
告自可通誠益推 祖考之愛有其於子孫之微而繁文
在可略矣或疑曆質和粹不宜遽離阿保臣請擇左右慣
習之人委之扈從重裘累茵周帷複幔戴日而出納陛而

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况血氣得動盪而益舒智識由習熟而漸廣其於宣節不無相宜至于出 閣講讀自有常期不敢預賚此正所謂禮之權也 青輅既乘絲佚斯備凡冠服之制几案之規旂羽節蓋之華其職掌有常員而納藏有常處也乞 勅所司及時清造仍查內外執事侍班員缺從公推補務得人不得其任至於周廬之士虎賁之威亦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特取其膂力以壯羽衛實欲審其志意可托下賊氣文物以昭數而 陛肩以飭威斯二者又禮之微者也臣待罪宮僚所職當引古誼以贊助儀衛令視與禮未備分不宜然惟 陛下亮其忠察其微



隱而早斷之

感恩獻愚以裨 東宮聖學疏　　霍韜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撫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特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養睿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曰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與化習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誡日陳於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飫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

竊取古意繪為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
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二曰文王世子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胄願　皇
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見東漢
猶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茅茨土階願　皇
太子知我　宣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
飲食惡衣服願　皇太子敦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
室力溝洫願　皇太子知聖王會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
稼穡艱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
穡艱難乃知小民之依不忘逸欲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

曰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
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也次十曰宫中隙地種蔬
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
丕丕基也十一曰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恤
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禹也十二曰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
風也十三曰商王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
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傅説萬世準
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知謂
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宫作聖之資 勅下内侍

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
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深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
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
幾言無偽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
謗木者專美於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人之服器制
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王傅說及漢明帝桓榮或
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略未敢謂肖真也至
於字畫惟儒士勞良相陳鈿校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
洗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備陳罪
狀伏乞　聖明察臣等感激圖報之愚恕臣等獻芹之悃

恕臣等謬誤之故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愆特賜內侍人員時進東宮睿覽達臣等區區微誠臣等不勝戴恩懼罪屏伏戰慄之至

早定東宮朝賀禮儀以慰群情疏

唐順之

臣聞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莅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系人心昭軌度也伏惟 陛下聖謨獨運深惟 宗社根本之重早正 東宮儲貳之位以繫宇內之心者二載於茲矣兼以儲躬冲幼務存謙抑凡遇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令進箋 內庭此皆禮由從權時有待令 皇天迪佑睿質日昌雖龍德尚淵而麟姿益茂至於來歲首春又當天下百官述職多士貢與衣冠咸萃於 天都欲交通於萬國咸思望 元良濬哲岐嶷之光以思歡 陛下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豈有窮極

哉而文華受朝之儀歛而未講臣民稽首之敬抑而未伸
非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答群心之屬望也臣愚伏願
陛下俯覽萬物作覩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勑各
該衙門凡 東宮朝賀一應儀注早為詳訂纖悉無靡伏一
應法物早為完繕所貴周慎豐美以飭乘輿而聳觀聽其
青宮内外侍從禁衛一應職屬早為擇補務求忠謹端亮
以尊羽翼而資倂護儀物既修官聯既備及茲正陽發端
之辰蒼龍應律之候群臣請 奉天殿朝賀禮成則請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於兩作 前星之
曜增光紫極而內外官僚之叙四夷 朝貢之臣咸於快

覩乎覲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
揚 聖天子貽謀燕翼之休命者必自茲益篤矣

頌獻微忠疏

郭希顏

臣退伏畎畝生未報 恩死猶啣眼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爲中國憂臣切以爲古今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者是已明内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實臣度自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當則重臣有司請詔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文 大殿災皆天乖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爲皇上討此迄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毋忠 主

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斷斷國後有識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　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言報　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　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何謂釋疑臣觀自古家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竊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　皇上至愛莫如二子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嫌何疑也蓋自古者倡為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首後然尚可諉也由差遠也　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

此大可慮也出最近也不必疑於王 諭二王以毋忘太
祖使知萬終無他也不必疑於背出天然後 王心無所惶
懼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邑權愈分臣故曰疑釋
而 君相相信是為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
封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匱人或伺之如此於
外防也 二王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國體之寄也顧
同處京府宥與年長則崇高所其欲防不預則釁隙所由
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常守以衛邦國而況
于親子乎是故幼而雕戯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
藩封者所以殭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 天慈為

王總総但宮府不宜久居出封若已預待　王誠能纂叔
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　聖明早斷及時　勅王
就國周其衛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臣故曰分
封而兄弟相保是為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
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　皇上之子幾何恒情愛子者未
有不身任其難大而欲相安于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何時
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　大聖人萬萬
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　皇上孰該獨運太平未可
文掌而收也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鍾舜不能以揖讓
聖躬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則京輔獨處尤宜親就儒賢

涵養沖資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務不得與聞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 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 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 父子相體是為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屛翰彼此永無猜妨宮中問省之餘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德奚自而生大之而得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氣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隆而 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毋謂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竊得罪

輔臣只知　天恩莫報輒憤激推心且先國者不恤其私
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
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　聖明俯慰　祖宗九天之望
深思　聖母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為　主無他敢草莽
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而爭效　闕下者哉

愼選官僚疏　　　呂懷柟

臣等恭逢　皇太子冊立該衙門等官選擬詹事府坊等官吏部題　請銓註間隨該科道等官先後論列選擬非人仰荷　陛下高明洞燭各有　處分或歸原職或令致仕中外懽服今各缺已衆　聖諭着吏部推補臣等待罪該科無所知識但讀禮有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曰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皆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推補必有孝悌之行而有博聞今古者然後為有道之士可備禮樂之輔者漢唐宋以來輔翼非人不足言矣獨嘆服我

先朝 列聖之慎於擇人而不嘗限於所選也又嘆服我
皇上 勅諭且不備員之見誠超越千古而與 列聖同
一心也 成祖文皇帝問楊士奇曰汝今兼 東宮何官
士奇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
忝 東宮官則 成祖文皇帝所倚以輔翼 東宮者胡
廣楊士奇二人而已又聞 仁祖皇帝擇 東宮講讀官
尚書蹇義等以侍郎儀智應 詔益以儀智道理明執守
正雖老精神不衰是 仁宗皇帝倚以輔翼 東宮者老
臣儀智一人而已及至 宣宗皇帝擇用宮僚以兵部尚
書根本兼太子賓客 英宗皇帝擇用宮僚以吳與弼為

左春坊左諭德然以上諸臣考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官或自守令或從布衣蓋期在得孝悌博學之才以備禮樂之輔然亦不過此臣耳今 陛下且不備員之勑臣等仰見 陛下之心即 列聖之心也但今宮僚方新而論劾紛至豈不以 太子天下之本宮僚輔翼之臣然與茲選者未盡皆孝悌有道術之士所以效忠于 陛下者不得不犯衆怒一言之耳今 陛下 勑吏部選補萬一選補之後衆心難服甲可乙否再致人言臣等竊以 清明之朝師保之選誠為榮盛之事而致使人心疑惑指摘納賄之跡形於章奏傳布四方有碍觀聽故臣等思得今在

京在外九卿總兵等官其職不過一事其治不過一方凡有員缺尚書會同九卿等衙門各官公同推選題 請點用況宮僚太子之輔其關係天下国家之大伏願 陛下勅吏部照會同推選事例集各衙門官公同于 朝會内閣輔臣將已補各官及各員缺應補之人一一究覈先之以孝悌次之以慱聞有實行顯著者方許疏名上請點用庶幾合衆公於下遵 聖斷於上則人心自定人言自息垂之世世以為選宮僚之法真不可得矣再願 陛下 勅會推各官不可推舉奔競之人蓋奔競者之立心也隨時勢以為轉移人好利則進以利好名則加以名百

計營求以快其欲遂其貪而已少遇利害輒叛而去望其
納忠責其死報不可得也今　陛下　聖神文武默運化
成其奔競者固無所容而太子進德之輔尤宜斥去此輩
臣一得之愚上塵　聖覽如可採納俯賜施行豈惟臣
民之幸實　宗廟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舉正東宮朝會禮儀疏　趙時春

臣伏覩 陛下以春秋鼎盛之年即預建 皇太子以奉承 宗社安慰臣庶大公至明計深遠慮實萬世無疆之休熙洽之業也天下臣民冐勝幸甚維茲嘉靖二十年適臣官朝 覲之期多士賓興之歲恭惟 陛下雍穆端拱與 天無極 皇太子垂及陛齡濬哲滋茂此正 天日重暉大明纍物之時天下臣民欣逢快覩之際也然而東宮朝會禮儀之詳尚未修舉 內庭近侍之屬翊衛府軍拱護之徒尚未選擇 鑾駕法從物采威儀之美尚未張設甚非所以重 國本慰人心對揚 明聖垂統裕後

之至者也臣謹按春秋孔子褒齊侯合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彼周王之事不足為 陛下道但先聖褒方伯率諸侯以尊君重統之義則可以為萬世法方今天下臣民喁喁之望豈不百倍於齊侯哉 陛下盛德謙抑未即渙綸音以示群臣也而臣職忝宮寮責在司經若復緘默不以
上請誰當為 陛下言之哉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如果臣言不謬即乞 勅下各該衙門博考制度備具禮儀務在盡美擇來歲正月上旬清吉之日禮官率中外群臣以 奉天殿朝賀畢後即於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臣又切思 皇太子睿質沖粹其登輿殿座 起居周慎處

防非臣等外臣所能與伏望　陛下聖鑒親賜選擇謹厚
忠實小心內臣即令帶　東宮職銜以事　皇太子務周
且備其外庭宿衛侍衛官員人役亦望　特敕所司定議
施行及臣等官寮見缺太多存者至少甚至少保掌府亦
缺不補極知不足以奉　聖意塞衆望更乞　陛下博簡
天下英賢端方直諒之人以充其任則天下臣民不勝幸
甚臣愚不勝幸甚

早衆　冊立　東宮大禮疏　　高儀

臣等竊惟人君善於圖治者必以建儲為先而人臣忠於謀國者亦必以建儲為急蓋建儲豫則國本定國本定則人心安所以宣邦家熙洽之光而綿奕葉昌隆之祚者由此其基也恭惟　皇上　大德光前　至仁啓後篤生元嗣已六踰齡將承　九廟之遺休慶衍萬年之統緒　元良有在中外咸所忻瞻　主鬯得人臣民莫不交戴所有早建　青宮而豫端蒙養者實有不可緩者此成該臣等兩次題　請初則　諭以後行　冊立未即　允俞既而留中不報久靳　成命臣等退而踧踖不敢復言然竊伏自思

朝廷重務莫此爲急一日不舉有司之責臣等職叨邦
禮若使大典闕遺而不以上 請非人臣謀國之忠也况
查得 宣宗皇帝於宣德二年生 皇子甫二歲而 冊
立 憲宗皇帝於成化六年生 皇子方六歲而 冊立
孝宗皇帝於弘治四年生 皇子纔二歲而 冊立載
在 國史班班可考今 皇子雖在冲齡而舊典可據况
聞 奇表秀發 睿質異常必須 冊立之儀既舉然後
教養之禮可行方此春陽布令之月實維 青闈肇典之
期用是不避煩瀆再干 天聽伏望 皇上俯容臣等之
武百官照例上 表陳請仍乞 聖明早從羣議 特

俞音 敕下本部擇日舉行寔 宗社萬年無疆之慶臣

等不勝惓惓祈懇之至

請冊立東宮疏　張居正

臣聞太子者國之大本君之儲貳自昔聖帝明王莫不早建元良預定儲位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等恭侍藩邸竊聞皇子聰明岐嶷睿質夙成我皇上茂膺天眷篤生聖子中外人心咸切仰戴去歲皇上登極之初禮官即疏請冊立伏奉聖諭以皇子年尚幼先賜名而後冊立臣有以見皇上慎重大禮之意但人心屬望已久大計亦宜早定查得我祖宗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

五年立 武宗為皇太子時尚未周歲也今 皇子年已
六歲比之 孝廟年適相符較之 英 武兩朝則已過
其期矣伏望 皇上率由 祖宗之舊章深惟 社稷之
長計以今首春吉旦 勑下禮官早正 儲宮之位以定
國本以慰群情至于 出閣講學及一應朝賀等禮稍俟
數年 皇子睿體充實然後舉行亦未為遲臣愚昧荷
皇上恩遇列在輔臣之末事關 宗社不敢不盡其愚伏
惟 聖慈俯允施行天下幸甚

慎選東宮内外官僚以端大本疏　張鹵

臣于正月十二日與禮部尚書高儀等同日具本以
冊立　東宮大禮事上　請既而荷蒙　明旨允俞臣仰
見我　皇上上欲以隆　宗社萬年之計下且不遺臣愚
一得之言爰暨中外臣民不勝慶戴宜各該衙門已具儀
擇言事行在邇臣惟自昔帝王慎重儲闈固貴于早定尤
貴于預養故臣前本有謂周成王為太子方其尚在襁褓
之中必太公為之太師周公為之太傅召公為之太保伯
禽唐叔與之遊詩書禮樂以為習故成王能聖為成周令
王今所有　外廷宮僚之選除師傅保之官輔臣與大臣

薦領其餘官僚先宜于應選臣僚之中求其德誠誠篤學術純正心行光明之人而 簡任之必不宜一使浮薄餙之流得廁清貫以妨至公但 東宮講學備官事尚有待臣且不敢贅瀆至于 内庭應選人員近在目前其機最尤為切要何者 皇子殿下當此 千秋睿齡與内臣侍從其勢易為親暱其情易為浹洽其為事易習其為言易入故昔我 孝宗敬 皇帝之在 東宮也我 憲宗純皇帝擇内官覃吉任典璽局吉為人温雅誠篤通詩書識大體議論方正每于 孝宗前以授大學中庸論語諸書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

裁柔軍務以至諸凡情弊悉直言之曾曰臣安敢望富貴
但得天下有賢非足矣故至今仰　孝宗之聖者而必多
吉輔導之功臣愚以為　東宮内臣之選見今在内人員
抑豈盡無能如吉者乎不則亦須求得其近似者方慎選
以充此二事係于天下國家首務誠非他事可比萬望我
皇上遠法帝王懿則近遵　祖宗成憲果以臣言不謬乞
勅下内閣令其遇　東宮備官開講之日會同部院大臣
以選　外廷應備官僚再請　勅下司禮監令其月令即
會同任内近侍及各監局老成公直管事人員以選　内
廷應備官僚務各秉至公以求至當如有營求冒進之人

計內外諸臣但有聞知即指名論究庶我　皇上啓後洪猷　皇子殿下基命成德皆早於是盡得其機要而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將益厚于昌隆矣

宫闈類

慰問中宫以全聖德疏　詹仰庇

臣本草茅荷蒙　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　陛下簡拔擢臣臺諫荷國厚恩愧無補報前次二疏干冒　天威自分肢斥幸而　聖恩浩蕩俯賜寬容臣雖粉骨碎身未足圖報切謂職居言官有聞輒言無非忠君愛國之誠又以　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又中機會外此皆為無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切舉事之最大有關於　聖德者為　皇上

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
陰教所以建天下之極為萬世之經也恭惟　皇后殿下
先帝所賜以配　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　陛下宜遵
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為　宗廟社稷之主以為四方
家人之則可也切聞　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　聖心
去歲　聖駕謁陵　皇后隨行朝野懽慶群疑以釋近聞
久出坤寧置之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
陛下略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聞者莫不垂涕萬一
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世之譏何其如為　聖德之累
何伏望　陛下遵　先帝之命念　宗社之重及今請就

近嘗命官[illegible]又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后抑
鬱之氣以舒而遺體亦因以平和矣臣每入朝之際聞諸
大小臣工無不以此為 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宮禁不敢
直言臣竊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
子之罪死有餘辜也用是披瀝心血冒犯 天威伏望
俯賜鑒納臣雖萬死亦瞑目甘心矣

速請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俊民

臣近覩邸報該雲南道御史詹仰庇一本披瀝忠悃乞加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事奉聖旨后已侍朕多年無子
久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而不曉
宮中事多言好不究又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一本懇乞
聖明正位中宮以慰人心以光聖德事奉聖旨知
道了待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覩
之不勝駭詫臣待罪萬里之外雖朝政之得失尚不附其
詳况宮闈事乎今責之邸報傳之中外矣凡大小臣工
莫不相顧吞泣以為事關君德之最大者臣敢惜死不

為我　皇上陳之臣惟天者萬物之祖地者萬物之母故子思子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能育　君猶天也　皇極者則　君之位也所以理陽教以聽外治者胥此焉　后猶地也坤寧者則　后之位也所以理陰教以聽內治者胥此焉位之時義大矣哉今　皇后母儀天下其位尊矣置諸別宮其處卑矣位尊而處卑謂之拂經拂經則必有乖戾抑鬱之憂鬱之地不得其位則水旱震騰之變於此乎召之雖天有剛健之德且能獨運於上以底萬物之育乎故曰妃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之謂也　皇

上之意以為　皇后多疾移居別宮或可疾退殊不知
皇后之事　皇上也猶地之於天也地非天以為之帡幪
則無以安其靜正之貞　皇后非　皇上以為之瞻依則
何以樹其坤順之懿睽違日深抑鬱且甚疾將日劇况能
退耶　皇上之意又以為待調理稍愈即還本宮殊不知
皇后之居宮中也猶地之居中央也豈可以疾之增減為
中宮之出入耶　皇上中天地而為綱常主將使天下之
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令　皇上乃與　皇后共奉
神靈之統者而可使之不正其位乎共理萬物之宜者而
可使之不安其居乎又　先帝之選擇而作配者可使之

不遑啓處以致抑鬱成疾乎恐非所以訓八方而昭四表也此猶自其名位言之耳且聞　皇后有關雎之德尤所當親有樛木之賢允所當敬有脫簪待巷之規尤當虛心聽納以為天下萬世法豈可疏而遠之而不得日久　聖德之光華耶臣之事　皇上猶子之事父母母不得於父必幾諫號泣以求親心底豫而後已況　皇后天下之母乃今不正其位抱病別宮臣子曷敢不號泣極諫以白雖不忠之罪扎伏望　皇上早賜　綸音速請　皇后正位中宮加意調攝則　睿體自寧　聖德益光典禮崇而禮樂叙矣臣之死生不足恤也

議處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

臣聞國家極重之勢慮不可返天下殷憂之伏謀當預圖方今　宗藩日盛祿糧不及人皆憂之言官亦嘗屢切陳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　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奸冗蠹頓裁時稱一快然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者不可限也　國課有額而歲徵雖派入者不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職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摅所見得具疏請今已及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摭條格畧陳其槩而

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 宗藩事體動關 祖訓是以議即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 祖訓而聊且通融則亦補偏捄弊之法而非抜本塞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之事若非大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祿糧必不可支有司必不能給 宗藩必不能謀生 國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今之議者每曰 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 祖訓之言 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 宗藩而各得所當先統觀 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 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蓋 高皇帝雄畧開創首啟宗

封衆建諸王扼制要地如燕北平大同 文皇帝之北平東盡諸侯而西瀕大河如武寧之大寧 遼寧谷代四王為之藩塞鴈門南控河上而西扃居庸如太原關中延袤環靈酒泉張掖則 秦晉慶肅四王為扞敵遮邏內郡 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擬勢稱戚城維翰棊布星羅此固一時也迨於靖難以後世蒙隆平齊谷繼譁漢趙旋襲或懲或貸日積稍熾幫彙益煩兵權盡釋 朝堂無慾覬之漸府寮無內補之階情覬而欲愈亟養弊而防滋密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荒洵誦暴歲無虛牘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圜丘之收碑有勒盡之

憐況乎邸用繁增經制無畧贖骿貲鮮犀大為虞仁人悽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於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貸楊償朔食望來以致資身無策日不聊生乃有共遷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定語及中冓則言之醜而不可詳矜為道殣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強梁者彎弓走馬白晝搶奪於郊衢柔輭者孰攜擁詭潛身竄入於輿皂此又一時也夫 高皇草昧之初利建宗子 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 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亦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 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

人之有今日但 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於世遠親降因
時損益亦待後善繼述之主變而通之耳夫 國初親
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女總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 親
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盡多也而當
時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 玉
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
四百五十二位視 國初不啻千倍天下 王府之祿反
多於歲供 京師之米即使盡發 上供之輸猶不足王
祿之半為今之計欲裁 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
入刻削已盡而且至於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

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於無可加矣夫各宗追於饑寒而嗷嗷相聞有司苦於無措而遑遑在慮況乎名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參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為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而生二子又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死夭亡然死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有曰 國課不給稍倣漢家分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為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胥濫自絕亦可以蘇有司之力為

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　郡王其祿千石
儀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兼支尚有本色米三十石
也又一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
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
夫婦成後少者不下數人朝饔夕飧婚姻死喪其何以贍
彼庶民之家亦有產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營業而
日生不窮也今　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為生臣固知
其不能矣臣謂當今　國事之極大者莫如　宗室天下
之大可憂者亦莫如　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
可開之以生路而不普遍夫　祖宗亦不可盡不覲諸

祖宗朝乎彼　國親王之祿五萬復有段絹茶𦶜等用亦
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
萬石又不能給而　代肅遼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
是　高皇令出自己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至永樂祿日
殊　秦晉唐府各五千石　遼靖伊府各二千石　肅府
僅七百石　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　郡王常於數內撥
給而　文皇去　國初未遠而　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
矣況　親王出城歲時訓練兆征講武　祖訓也而靖難
以後則禁之　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　祖訓也
而　累朝以來皆無之則　高皇　祖訓　列聖以不遵而

奉行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而調瑟乎即使
高皇而覩今日之困如此　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爲又如
此將援照制祿之初而盡給之乎抑通變其術而別爲之
議乎况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坐食縣官爵職
世授則古之所無臣故以爲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格不
拘　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
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
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乏之憂哉　皇上親親
之誼亦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
敢以聞於　上者良以　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

萬一有不逞之徒啓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鼂錯
始禍之誅耳又聞　高皇帝時平遥訓導葉伯巨應　詔
陳言首請裁抑　諸王而　上赫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
數年而　親王之禄亦遂大減是　高皇誅其身而用其
言伯巨之身雖僇而有功於　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
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之事　國事
也人臣之義苟利於　國死生以之臣職掌所關禍福利
害皆所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
害及一身為甚小而利在　國家為甚大也昔扁鵲過齊
桓侯客之及見其有疾諭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不信以

致於不可救今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益數年而深入骨髓則扁鵲且將驚而走矣臣故僭擬數款開列如左條議上聞伏乞勑下本部通行各衙門王大集將軍中尉從長計議當今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處賦稅見有幾何自今以後人數合增幾何天下民力足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糧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為久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制彼此參酌孰便孰礙何利何害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為利便即具奏前來聽本部議覆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之易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國者一制量之耳臣

不勝切望之至　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　豐林王台瀚奏稱　宗室之中其賢雖絶不必較其妾媵有無上定其子女多少議　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其餘多生者止給冠帶榮才並無爵祿令其自行營業或商或武聽所行從便郡王以三子為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具覆　先帝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多寡不必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為少拂宜乎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焉　帝孫于孫親疎有等　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　國朝歷世已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殺矣故除初封　親王且姑照例襲

傚三世而後卑加詳議外具　累朝支派之分列各藩者
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　親王嫡長子例襲　親王庶嫡
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　郡王嫡長子例襲　郡王
庶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
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封庶子一人　請封鎮輔奉國
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illegible]有生子數多不
得盡封者　請名[illegible]者與民
間俊秀子弟一[illegible]　王親董
例止任外官其[illegible]
親王之子例為[illegible]　王之子得

軍中尉之子例得職[illegible]為廩粟不
封者竟與齊民等不幸而生[illegible]貧賤貧
富過然懸絕已為不情況讀書必[illegible]天之資經商必藉
貲選之本力穡須得乎畎畝之授工藝不能無俯仰之累
彼將何以為生耶臣以為宗女宗婿尚有婿資多者給銀
百兩今後合無將　親王之子不得封者至十六歲　賜
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　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二十歲
亦　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不得封者
有志入學　賜之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聚　賜各予仍
俱給銀二百兩以上各予通撥處給則或仕或不仕咸有

所賴似無失所之虞但與其勸一節尤當慎詳庶無曾濫以滋宕費之弊如是而各宗之子孫或有不能自立而遊蕩廢業者則責諸家有不肖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或曰恒出城郭 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出郭恐為不可以管轄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出郭者為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茍能各務生業謹守法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令入仕矣職與交易情事一切從之則貪婪兇縱凌弱暴強姦盜多事矣臣愚以為 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即刑罰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

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　宗室一有小過不以有司治之而動必奏　請何以錙銖斤兩彼必忿爭而遽欲聞之　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民者豈願為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治千金可攫斤兩不戒則腴田可侵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擇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　國朝之外傅也今之宗室皆　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非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為愈哉且開今之貧宗備工肆卒無所不為匿名執役甘心攟拾忍恥諱其名而陰

恣其所也若顯族縉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重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愜矣臣嘗熟思而酌議如此 一議繼嗣者得 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各[illegible][illegible]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其守惟 親王若得之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 親王之得封謂其為 帝胄所分 天子之次子親之散其貴愛之散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與兄弟同等大相懸絕耳今子孫相繼世世尊貴固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 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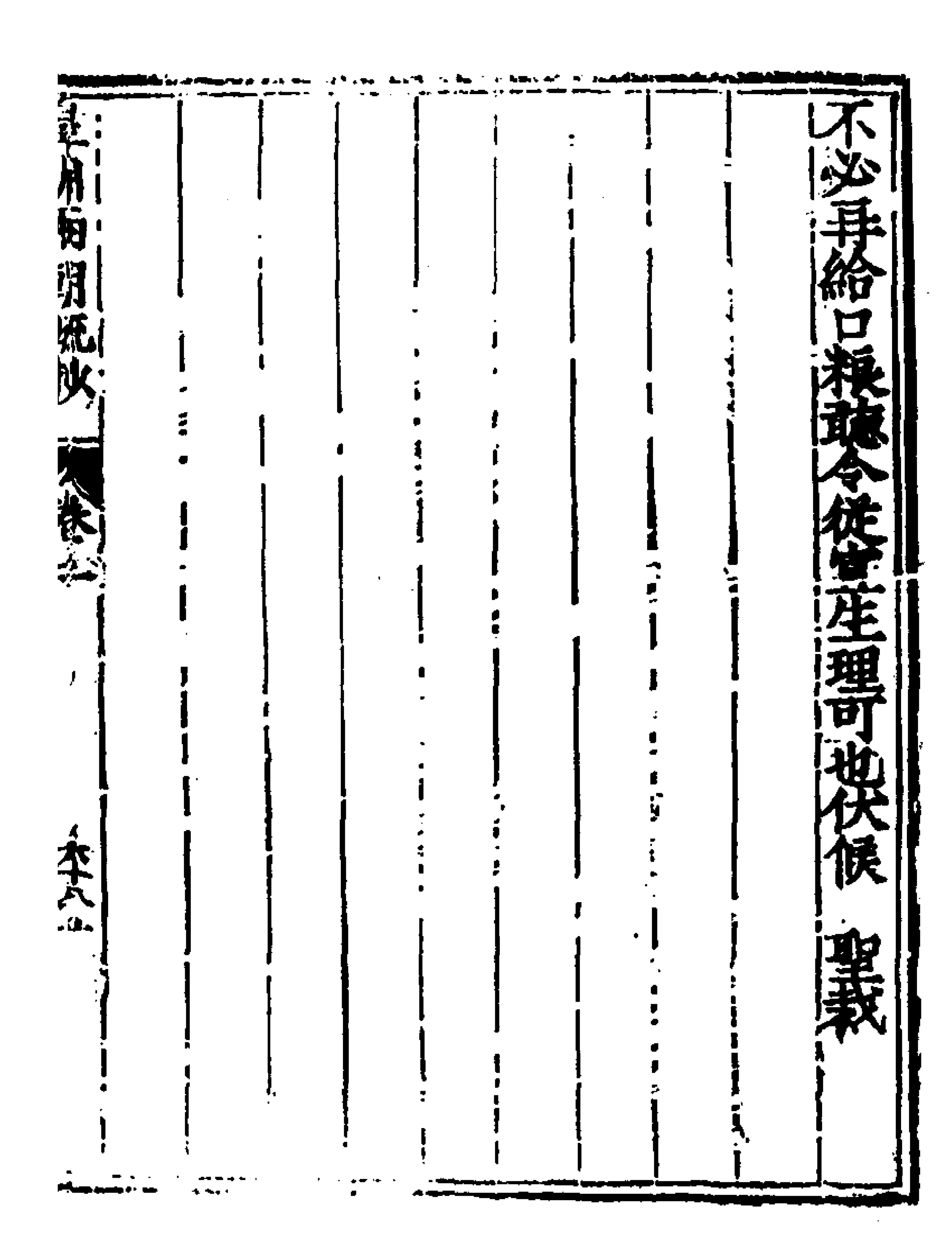
先世嘗有勳勞於 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剗絕繼其世緒是所以勸百工也至於 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何緣躐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自今以後有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應賢能者開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不得冒 請復繼王爵 一別疏屬奪得 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 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 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 國終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莫備於周然周家五世外無會慶間晋弟之及非薄之也親

親之殺天秩本然耳禮固有云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今至奉國中尉親非 皇家袒免以下親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 朝開國 四祖肇基 德懿熙仁皆為祧主則於 祖亦然矣而况卑屬乎臣於前款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親疎無等揆諸古者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合無令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不必 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資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 一議王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差等 請封初不限其

數之多寡及至選配儀賓各有職事 誥命祿米從人等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 親王之女止封其三 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 誥命列之官階足為榮寵合將祿衣免給亦無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為贍用出自 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兩出自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婿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宗女宗婿除已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宗女婿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婚資一體聽其自便 一議冒

費查得胄妾子女擅婚子氏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粮尤為便利但前項各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産業營或驕惰遊蕩不能生理者一旦革其口粮恐不聊生似亦 聖世之棄人矣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豫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粮則宗人不至告病而 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擅婚查得 宗室 請封選婚必有本部題覆行選各宗選有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方有勘合行令入府成婚若未經奏 請而徑自配偶或雖經奏 請未授封號

而先以成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歳給米五十
石仍本折中半兼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
言其獘或假揑奉到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
請敘恭宜安人等號此等名色雖各有不同皆屬擅婚例
無授封之理然後既不肯自首甘弊而奏抄到部必不能
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也夫各
宗格於例而無由申其籲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
有老大未婚而饔飧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為今
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與本
等口粮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後生者止許 賜名



不必再給口糧聽令從容生理可也伏候　聖裁

遵成憲以慎藩封疏　殷士儋

先帝該臣等因　肅府延長等王眞淴等奏稱乞將輔國將軍管理府事縉熿　賜復親藩爵統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臣等謹遵　世宗皇帝欽定條例及　先帝皇上兩次不准繼襲　明旨看議明白覆請　聖明堅賜宸斷不准繼襲仍乞　勑諭縉熿以後勿得再行瀆奏等因本月初六日恭接　聖旨極邊重地必須用王鎮護縉熿還准襲王仍支輔國祿欽此臣等聞　命自　天不勝驚愕汗流措身無地竊惟　朝廷所以布大信而萬世治安者有　成憲之當遵也海內所以守大分而人心寧

帖者有　明旨之可守也　宗藩條例一書乃　先皇帝
念天下民窮財盡而　宗室日繁力不能支　特命會集
在廷羣議勒成此書以抑冒濫　親王故絶非親弟親姪
不許繼襲之令實居其首非萬世所當遵之　成憲乎及
肅府縉熿奏　請襲封本部議以為　懷王堂㭿似非
應繼人數始則奏　先帝宸斷不許相繼繼則奏　皇上
聖斷不准繼襲　二聖成命赫然如一豈非萬世所當守
之　明旨乎本部所以遵奉而抑諸藩之冒濫者此　成
憲也此　明旨也各藩所以帖然而不敢萌覬覦之邪念
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今縉熿蔑　成憲玩　明旨

曠然之賞　天聽若復蒙　賜以王爵則將來各宗效尤
紛紛奏擾不已凡　欽定條例俱不足遵凡奏過　明旨
俱不足守人人欲行其私事事欲更其例豈　聖世之所
宜有哉且　皇上止念其極邊重地必須用王鎮護偶未
思及前項關係耳今臣等考之　肅府始封甘州委係極
邊今已移在蘭州腹裏並非極邊之地況　肅府諸郡王
見有數人於其中選擇最賢者一人管理府事自足鎮護
何必更條例而變　明旨乎伏望　皇上特念　先帝欽
定條例所當遵　二聖兩次　明旨所當守堅持　定命
仍前不准繼襲則　朝廷法制畫一各藩覬伺不萌民力

可節治安可期　宗社生民幸甚臣等幸甚若或　聖意念其邊遠必欲王爵鎮護亦望　俯念　成命至重封爵至重　勑下在廷諸臣會議停妥具題上　聞務使　成命不違　聖意勿失庶　朝廷大信可全　宗藩大分不越將來法制尚可行於天下也臣等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條議宗藩至切事宜疏　何起鳴

臣等惟當今　國家有一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外之邊防內之宗藩是也邊防近蒙　聖明軫念已經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惟是　宗藩二年來益斯麟趾綿衍繁盛邸祿歲增民財日詘比之邊方尤為難處近按玉牒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計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縣主君儀賓不與焉其視　國初分封之數不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　國初以十稅一今則十而稅二三未止也夫本根茂盛則枝葉

蕃滋臣慮再越十年又不止前數矣以故　宗室則衣食不充嗷嗷控訴有司則艱於處給莫可支持賈誼所謂失今不治終成錮疾誠可憂矣恭惟　仁宗皇帝周覽遐思爰　命禮官集議定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為彝典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所關妄陳胷臆列為九事仰塵　天聽惟　聖明留意焉

一臣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　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石至二十八年　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　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彌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稍節省以資乏用議更定親

王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夫兆武八年至二十八年封建
未踰時也即憂之用斟酌節省如此　祖宗不爲萬世計
耶杏得議處改折　郡王以下裒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
親王歲祿參差不一夫　親王爲　朝廷屏翰歲祿隆重
良不爲過但　親王一體祿次懸殊而本折有輕重地方
有貧富亦非所以遵　祖訓而一衆心也合無將諭　親
王使知　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使議願減原額
之數或願改折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宗室
不足之數各令具　奏　朝廷降勑褒異照坊示勸倘數
月之内後一無奏　聞者該部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

合一恭聽 宸斷處分亦不爲過一名 王府生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限 天祿不勝其養抑且居處者雜小民恒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容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盖 宗室數少則常祿可濟易與爲善數多則常祿不給易與爲非此韓代周府所以日益多事往往越關奏擾甚至凌詈長官白晝劫奪甘爲逋逃淵藪而莫之禁也是豈無其故哉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係 宗室衆多不能並處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王府故絕去處其府第規制各照爵遞減使爲可繼夫散

豫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不必過爲拘泥者一
先年　郡王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多至竄續冐
濫今又并其子女同進封者係鎮國乃定此爲其條例查
單舊不刊之典矣何須行又論四年不同一派各條以
天下　郡王一一承繼正爵世世承襲不世不暇忘教如
晉府交城王表和以輔國將軍恩分得襲係端王表格之
爵又如弟爲鎮國將軍　郡王絕　祖訓果有其文耶
舉一交城而諸如此者尚多也請乞　勅下禮部通行各
王府并撫按官轉行長史司等官具啓　親王及管理
等爵查係以前犯罪革爵及爵絕　郡王弟姪遠孫曾經

冒襲者作速具　奏冒襲本爵能自首者仍許襲爵身終
其子以鎮國將軍管理府事餘將丞從改正通查具奏到
日該部該科嚴督施行毋得朋爲具文徇情容隱一　宗
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漸增一分作俟一年無所底止及今
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擬將各
宗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於附近倉庫按季撥給不知
作何坐派處分以致賦日多欵目急而民亦莫知其所以
然矣合無　勑下該部通行各　王府布政司備呈以前
本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於額糧內增加或於額糧外
區處有無見欠各查明造冊具　奏此後凡遇　冊封郡

上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類奏查考至缺少去處各該撫按官近日 詔書督率所屬查催完納此外亦宜籌爲區處毋只靠損貧民如山東泰山湖廣太和香錢之類積剩者皆可補資是在有地方責者一加之意耳一 國家卑恩宗室全在名封婚禮不失其時今據 玉牒所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有奇未封者亦千一百位有奇至使 恩禮過期宗人怨憤殊非事体臣见該部題覆可謂疏通而猶寢閣若此何也蓋議覆雖由該部而 奏請舉遲速否合格責任 親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 宗室初生奏報及 請名

請封選婚必有同室司府保結然後具　奏關節通於戲
神文移躭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而祿領以為借債之券
矣臣愚以為此必輔導嚴　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覈實
限一年以裡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期如無違碍而奏
請過二年之上者年終類奏凡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
位以上者長史教授輕則住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
過賢勞茂著許得一体陞用給　誥命服色自本年六月
以前各　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礙遲誤者該部備開違
錯失格及保勘不到緣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府長史
教授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　奏以憑提覆施行

如再刁蹬故違稽錯該部悉遵　詔旨嚴行查參治罪一

郡王故絕府第已厰暫歸　親王掌管待有親藩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例甚明何迄今未見以一第一椽奏歸

朝廷者此微利為乾沒計即抑有司者奉行之未至耶即

臣所知如　南陵王故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數十萬計若非御史趙若目擊將軍劫惜等有可幾何不為田潤王語辭所影射耶觀此一府餘可類推也乞　勅該部一面再行河南撫按將南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項查追實數作速具　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係故絕　郡王及削除　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　奏

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司掌管候本處有新封
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為該府以滋隱沒 一條
側聞載敗正樂工盡有見於花生端肯之弊最為瀆亂
天潢所當肯革臣等訪得 王府間有一二裁革而其占
悋者尚多即有議革實緣復業 朝廷法紀沉閣不行近
如 遼府收樂工張紹之女生子川兒朦朧 請名希圖
承襲若非該省御史相繼糾發幾於冒亂 宗親乎
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
子女之禁尤當嚴也合無 敕下該部通行各 王府及
各該巡按御史原設立冊籍照數查實入官樂工編籍

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六一月以裏將改正過數目覆見
變賣過房屋若干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冊具　奏敢有仍
前占恡者重行參　奏先經該府輔導官提問凡　王府收
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照例具　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
不許在於境內境外擅自收取以恣淫穢違者許所在官
司并巡按御史將輔導官并差遣人等參奏治罪一　御
親王而下至中尉自正妃以至妾人鄉君身後皆有　御
祭葬　朝廷親親厚終盛典也臣覆奏使見一二處　御
祭有司供辦祭品豐儉不一在　王府則欲極豐在有司
則欲儉在　遣祭官則於豐儉之間稍為裁酌故有一祭

賫數百金者有一祭賫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其間不良有司未免因緣爲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臣查得會典所載止見牲牷羊豕其餘祭需止六轉儲買辦豈係未有定數合無　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　王府應行祭禮照依爵位定差等文移該衙門通將合用牲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遺累小民各　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數賫致廢典禮歸一人務遵守一　王府承奉司止許理一應雜差有事呈長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祖訓可考近訪得各　王府內使等官營求出外管理收

課却乃需索有司犬馬搜打旗號擅作威福羅織害人壹科厚斂靡所不至 王府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藩近來玩視 祖訓私收閹人徧滿宮中各求覓利是以出外生事擾害軍民招納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塋之類務極華侈僭踰制典依憑城社莫敢誰何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各該撫按轉行長史司啓 王知會嚴加禁革內使人等恪遵 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役催辦不許擅自出外擾民仍通行各 王府將見任內官內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 奏封不由內監撥給者一一革退仍嚴私割之律并第宅墳塋逾 制盡造者通行

釐正敢有抗違者巡按御史査參長史官一體治罪凡此九者或議勸捐禄粮或議査覈冒濫或議清府第正樂工無非以義 御親之意或議分封或議禄粮或議名封婚禮無非以 恩厚親之意至於定祭物禁內使又無非恤民衛親之意皆慶 宗藩之至切要者所以廣條例之未行而濟一時權宜之計耳如蒙 勑下該部議覆上 請登賜施行其於 宗藩未必無小補矣此外又有 國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 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粮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節其禄秩者有謂 親王傳至袒免以外並遞一有乏嗣者止

許親支以本爵承嗣府事不得繼封者有詔　郡王大世孫以下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　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詔　宗室既有限制不許　請封則不宜困之一城使其力農商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　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　親王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者　體糾劾此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輒陳臆見惟願　廟堂之上上張宰畫　特降　手勅廣集公論定爲經常遠大之計上請　宸斷施行實　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